



霜天碧

閻公雜著之一

提綱

鬱金堂上清歌發。彈到箜篌忽絃絕。噩夢驚飛楚岫。  
雲舊游。淒絕秦淮月。兒家生小住淮陰。門外垂楊映  
碧潯。愛學彩鸞抄韻譜。肯從司馬逗琴心。花枝漂泊  
春無賴。當筵祇自拈羅帶。板渚隋堤春復秋。愁心夜  
夜屏山外。江山金粉豔南朝。十幅蒲帆趁晚潮。春雨  
夢痕迷。笛步秋燈影。事話蘭橈。懷人感事愁如織。啼  
徹紅鴉歸未得。水閣粧成獨倚欄。慧心絕世無人識。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書名 霜天碧一卷 清刊本  
撰者 清 丁傳靖 撰  
卷 冊一  
內容分類 集-詞曲-南北曲-清季  
索書號 雙紅堂-戲曲-5  
編號 D84839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483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戲曲-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霜天碧一卷 清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霜天碧

双紅堂  
戲曲  
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天相  
玉印

天相  
玉印

天相  
玉印



閻公雜著之一

科 1947

霜天碧

閻公雜著之一

提綱

鬱金堂上清歌發。彈到箜篌忽絃絕。噩夢驚飛楚岫。  
雲舊游。淒絕秦淮月。兒家生小住淮陰。門外垂楊映  
碧。歸愛學彩鸞抄韻譜。肯從司馬逗琴心。花枝漂泊  
春無賴。當筵祇自拈羅帶。板渚隋堤春復秋。愁心夜  
夜屏山外。江山金粉豔南朝。十幅蒲帆趁晚潮。春雨  
夢痕迷笛步。秋燈影事話蘭橈。懷人感事愁如織。啼  
徹紅鴉歸未得。水閣粧成獨倚欄。慧心絕世無人識。

浪萍風絮偶相逢。子夜歌聲變懊儂。三疊新詞總惆悵。祇憑青鳥訴離蹤。別來空憶章臺柳。莫愁祇合盧家有。微聞季布諾千金。此事卿終呼負負。連理花開喜並頭。紅闈鎮日意綢繆。香車重過青溪渡。銷盡年時萬斛愁。世事悲歡如轉轂。鬼車夜向香巢哭。天上新成白玉樓。人閒枉置黃金屋。當時珍重好腰身。不肯明珠輕許人。兩載可憐王謝燕。雕梁轉眼又成塵。樽前不幸談言中。聰明終受天心弄。郎君家世舊邯鄲。累儂併入黃梁夢。聞道魚鮪促大歸。下堂縞袂淚

空揮不堪春盡沾泥絮。更逐東風上下飛。關心猶有江南客。消息傳聞感今昔。決絕雖無故舊情。飄零終爲傾城惜。淮濱北去古徐州。百尺崢嶸燕子樓。我是香山老居士。一詩望爾到千秋。

分目

碧怨

碧邁

碧合

碧嫁



碧誓

碧歸



霜天碧

碧怨

旦靚粧上

嬾畫眉東風飛絮恨無家漂泊青溪感歲華儘將心事付琵琶訴不盡傷心話歎介難道是生就人閒薄命花

春日遲遲上畫樓水精簾下促梳頭無情最是秦淮柳不繫歡娛祇繫愁奴家楊碧憐生從江右轉徙淮濱楊柳雙蛾不畫文君之黛芙蓉兩頰自成

新牙碧  
黎倩之過碧玉小家。方待年而未嫁。青樓大道。遽  
墮。涵以誰憐。年年浪絮風萍。韶顏誤我。處處歌場  
酒陣。春色惱人。這也是命中注定。無可如何。顧念  
紅顏易老。青春不再。若不早自爲計。將來弄到李  
師師屋檐承水的日子。那便怎了。因此到處留心。  
時時物色。爭奈日月如梭。良緣不就。好生傷感人  
也。

南泣顏回春風燕子。傍誰家人。老枇杷花下。往年飄  
泊淮場一帶。所見僮夫碩賈。不可數計。薰人銅臭。當

筵調笑。由他到酒闌人散。枕函邊一例恩情。假問風  
流債。何日償完。把姻緣簿子細推查。

前年來。到金陵。便住了秦淮水閣。奴想六朝佳麗  
之地。又是大都行省。其間豈無人物。

解三醒。果然是水車龍馬。看紛紛冠蓋如麻。但聽得  
南衙官鼓三聲罷。便商量寵柳驕花。一時閒倡條冶。  
葉龍門。價彷彿是舊院風流董李家。思量著。祇少個  
巢民。個儻。壯悔高華。

去年有一洛陽秦生。與奴薛若相逢。便通情愫。三



月留連。兩心纏繞。那秦生阿。

太師引。數清門中。州舊王謝。入义手。才調清華。本事詩。鸞牋疊寫。意綿綿。密愛無加。奴有心。留他住。下。以便細商衷曲。那知他半生來。追蹤柳下。連城壁。不著微瑕。他還對奴說。若要問。鈿合金釵。定情夜。直須待春風。迎取七香車。

奴想世間男子。秦樓楚館。到處留蹤。似他這般。皎然自持。也算是難得的了。彼時奴心中。便想以身相許。

玉抱肚。他既是守身如玉。等閒處。怕種情芽。定不似蜂狂蝶浪。慣招尋路柳。牆花白頭。厮守願無差。省多少團扇秋風。起怨嗟。

後來聞得秦生。閨中伉儷。綦篤兒女成行。奴想此去。也不過是個閒人罷了。因此猶豫不決。

尾犯序。他那裏徐淑伴。秦嘉連理枝。頭怎插起一朵閒花。便膠木思多也。覺得駢枝低亞。況蘭玉森然。階下旁生。更不須甘蔗。倘更遇倉庚。難療。這只愁彩鳳入囚籠。



秦生曾托其契友山陰平君。屢來探奴口氣。奴以  
婉詞謝之。秦生乃寄惆悵詞數闕而別。

尾聲。坤靈扇上無緣法。路轉藍橋。弱水遮恨。只恨飄  
流依舊在天涯。傷春淚空自灑。

碧邁

雜扮二僕隨生上。頻年跼促走風塵。脫卻華簪理  
釣綸。底事休官不歸去。六朝山水繫吟身。下官盧  
思敬。字恭甫。湖南湘潭人也。學富青箱。名高黃甲。  
未入木天之選。忝分花縣之符。自到江南。屢膺繇



劇。去年因與方伯公議事不合。當面詆他目不識  
丁。因此銜恨。到年終將下官填入六法。因下官是  
進士出身。奉旨以教職選用。且喜我素性恬淡。毫  
不介意。平日聞人說秦淮佳麗。總以職事羈身。未  
能乘興遊覽。比來清閒無事。正可放棹一遊。左右  
你與我在青溪渡口。預備一隻畫船。並去請花牌  
樓的趙老爺。石壩街的錢大人。蘆如巷的孫大人。  
碑亭巷的李老爺。同到船上會齊。不得有誤。羅應

下生



遶紅樓白下江山也笑人笑年年案牘勞形從今後  
青尊白舫隱囊紗帽日日畫中行

雜上船已備好客都請過請老爺上船罷生作登  
舟介

東甌蓮淮水碧蔣山青兩岸人家似畫屏春波漱澗  
明如鏡合照個驚鴻影南都粉黛舊知名可有個人  
兒比得上板橋記裏幾娉婷

淨丑小淨末扮四客上作相見介淨今日恭甫兄  
雅興足使湖山生色生豈敢弟因春日晴和偶動



尋芳之興特邀諸公小集一回丑近日秦淮花事  
甚盛蘇州上海新來幾個官人恭甫兄何不叫來  
賞鑒賞鑒生甚好丑船上來人雜扮舟子上丑你  
到韓裕發家叫周麗娟六八子家叫吳蘭芬劉琴  
家叫鄭媛媛小獅子家叫王素琴說是我錢大人  
轉薦盧大老爺帶的不用打聽即便快來雜應下  
老旦外貼副淨扮四妓上老旦吾哩周麗娟外吾  
哩吳蘭芬貼倪末叫仔鄭媛媛副淨倪末叫仔王  
素琴丑恭甫兄請看這都是蘇滬有名人物難得

到此。

虞美人。你看他畫就濃眉三角勁。花露渾身浸定。然一顧便傾城。更妙是盈尺蓮船。大都天足會中人。

〔至鬢〕願不語介。〔四坡行〕酒畢起辭介。老旦外合對

弗住。吾哩還轉仔一個局。轉來一淘白相白相。〔貼

中淨合〕倪還有幾花堂唱。晏歇阿好請耐篤到倪

搭坐坐去。〔四坡下〕生

南步步嬌。常言好色人恆性。到眼妍媸定。那知此事竟無憑。近來世事混淆。不料連品評女色也錯謬如



此這種人物。竟會號稱名妓。莫要是公子王孫都患了。眼花眩暈。我想這一衣帶水。乃馬湘蘭寇白門一流人往來之地。今卻被此輩玷辱。我爲青溪一涕零。更觸著我年來遷謫牢騷興。

〔淨〕恭甫兄狂態又發了。〔丑〕這樣美人。恭甫兄還說不好。恐怕這條秦淮河。無人能入尊目了。〔四客起

辭介〕生獨酌介。〔旦暗上〕

癩畫眉。潮痕一枕夢初醒。又傍垂楊過畫船。浮生不及水中萍。水止萍還定。偏是奴飄瞥風花。不暫停。



至作遙見介那小船上這個人姿致婉妙與適纔  
所見何止天淵左右與我招呼他過來雜應介呢  
盧老爺叫楊碧憐正要去喊便過來罷生原來他  
叫碧憐這名兒也就不俗了旦作過船相見介生  
前腔似曾識面在前生驀地相逢便有情看他天然  
一抹遠山青愁鎖雙峰緊知道他鳳泊鸞飄恨未平  
碧憐你是何處人幾時來此看你愁容如許莫非  
有甚心事旦

前腔兒家生小住淮陰闖過青溪兩度春此中那有

好。心。情。况。是。愁。兼。病。若。要。問。奴。心。事。阿。恐。倒。盡。金。樽。  
訴。不。清。

那邊船上還有人喚奴去改日請盧老爺到奴粧

閣細談生明日定然奉訪旦下生

尾聲這叫做同是天涯淪落人惺惺未免惜惺惺我  
代他想阿還要算塵海茫茫遇賞音下

碧合

旦上昨日有位盧老爺在船上叫奴一個局看他  
温文爾雅風致不凡與奴款款清談言下大有憐



惜之意。便是奴與他初次相逢。也覺得不勝眷眷。莫非奴與他有些緣法。他說今日過訪。敢待來也。

〔生上〕

金絡索脫卻利名韁。套上情絲扣。乍相逢。兩下芳心逗。教人不肯丟。甚因由。莫不是石上三生夙分投。他那裏秋娘綠鬢驚風透。我這裏司馬青衫起暮愁。昨日曾與相約。今日不免前去走遭。俄延久。早已是一鈎月上柳梢頭。〔行介〕路灣灣一角紅樓。〔指介〕影纖纖一桁簾鈎。中有個連枝秀。



〔入見對坐介〕〔生〕乍覲芳姿。便縈心曲。〔旦〕荷君留盼。蒲柳增慙。〔生〕我看你意態吐屬。大異凡庸。你可將年來蹤跡。略述一番。〔旦〕

〔大勝樂〕未曾提起淚先流。寸心兒年來酸透。起初在清江一帶。住了年餘。折殘袁浦。千條柳。便珠簾十里。那溝到揚州未久。即便來此。春風不管人消瘦。更吹送青溪古渡頭。甚天心將人磨夠。最惱是春宵中酒。催上木蘭舟。

〔生〕原來如此。也就難爲你了。但是你既嘗遍此中。



苦趣。怎不擇人而事。圖個後來結果哩。[旦]

北折挂令。悔當年不嫁。黔婁便貧賤。糟糠夢也無憂。至於現在金陵這些游客阿。貴介豪宗。衣裳楚楚。大半。蜉蝣。揀花枝。憐新棄舊。掉頭來。恩愛全休。似這般。儂薄輕浮。怎做得鳳侶鴛鴦。儻難道奴孽海茫茫。還要勾留。

[生]好胸襟。好見解。也算我賞識不虛了。[旦]既蒙垂問。敢不一吐肝鬲。奴看君意氣牢騷。也是不得意人光景。可好把生平出處。請教請教。[生]你問我的

蹤跡阿

北喜遷鶯也。曾飲瓊林御酒。被仙風吹下瀛洲。敢云百里才優。偏到處碑留。去後祇傲骨難為繞。指柔觸怒著大官兒。勒去休。只道是書生迂謬。[旦]聽君說來。也與奴一般倥傯了。奴想方今時世。就便是做好官。也抵不住滄海橫流。倒不若乞閒身。免得個宦海沈浮。

[生]聞卿妙論。足豁煩襟。[內打三鼓。介]生起立欲行。[介]時已不早。車馬都沒有了。不嫌腌臢。在此委



屈一宵罷生

南江兒水春意匆匆去。鶯聲苦苦留。也知道風花片  
刻原非偶。定有那一線紅絲牢繫就。愁只愁裴航一  
飲瓊漿後。便種下相思紅豆。縱然是憐我憐卿也還  
恐良緣不湊。

〔旦〕那倒不消慮得。

醉羅歌落花風裏飄零久。春盡何人管去留。只要你  
殘紅肯向路旁收。奴便也當壚能貰臨卣酒。你既是  
相憐相惜歡稠愛稠。你須是不離不棄恩周義周。從

今後瓣香暗祝空王佑。早去做盧家婦。還望個他日  
生兒字阿侯。

〔生〕攜旦手作偎倚介。

尾聲。恐這般豔福難消受。〔旦〕小腰身從今相授。〔合〕惟  
願雙宿雙飛到白頭。〔俱下〕

碧嫁

〔丑扮婆子上〕客來裝水煙。客去掃瓜子。早拏鏡子  
梳頭。晚掇腳盆打水。疊牀鋪看房間。我盡我的義  
務。拆節帳。分下腳。我有我的權利。姑娘要些帶擋。



我更有。了。主。權。闊。客。來。結。綫。頭。我。便。達。其。目。的。幫  
姑。娘。灌。沒。魂。米。湯。是。我。的。外。交。手。段。防。姑。娘。游。黑  
夜。七。板。是。我。的。治。外。法。權。姑。娘。正。帳。不。空。這。便。是  
全。體。的。公。益。客。人。不。嫌。我。老。還。有。個。特。別。的。感。情。  
自。家。范。媽。媽。釣。魚。巷。裏。一。個。女。班。子。便。是。我。與。男  
班。花。二。自。從。在。淮。上。跟。著。楊。碧。憐。姑。娘。一。直。來。到  
南。京。承。他。的。愛。力。常。叫。客。人。開。銷。開。銷。我。的。經。濟  
部。也。還。不。致。困。難。前。日。聞。得。他。要。與。廬。老。爺。結。婚。  
這。是。他。個。人。的。交。涉。我。也。不。去。干。預。但。是。於。我。的。

經。濟。上。也。有。點。影。響。話。猶。未。了。早。見。花。二。來。也。中

淨短鬚上

字。字。雙。手。拏。紅。紙。短。長。條。局。票。門。帘。掀。起。一。聲。高。客  
到。西。瓜。月。餅。與。櫻。桃。要。早。局。包。漂。了。客。人。跑。倒。竈。

丑花二你曉得姑娘早晚要跟人麼。中淨我早已  
曉得了。新任江都縣季老爺前與姑娘兩下說定。  
現在季老爺到蘇州見撫臺。不日即來接姑娘上  
任。人家都說姑娘是位現現成成的縣太太。我怎  
麼還不知道。丑你還做夢哩。他說那季老爺阿。



啄木叫畫眉山。東老性粗豪。惜玉憐香全不曉。便與他十分要好。也不抵一碗燒刀。更可憎滿喙鬚鬚繞。倘若跟了他。怕要把姊妹叢中笑倒。縱然是縣君封誥。好風光也抵不過枕邊煩惱。

因此變了方針去跟盧老爺了。中淨原來如此。但姑娘已與季家說定如何反悔。丑你又腐敗了。做姑娘的說話不著準。原是文明通例。就算他已經認可。究竟並未簽字。還許他隨時改良。這纔叫做自由結婚。要算姑娘進化的速率哩。中淨

秋夜月一團糟。那話全翻了。到底他們做官的人。謀差佔缺機關巧。便討個人兒也會掉包。我只要我的喜錢到手。便是那管他姓季也好。他姓盧也好。

閒話少說。姑娘要起來了。快去收拾房間罷。俱下

旦上

三仙橋苦紅顏。幾載風塵潦倒。桃花運這纔脫了。算今番是重轉娘胎。喜有個好郎君提攜。保抱不枉了。卜燈花占鵲噪。終得著安樂處也。準折得從前苦惱。奴想舊時那些姊妹阿。死過的是玉殞香銷。嫁去的





也。雨泊風飄。一個個。僱兒。恁。俏。都。沒。著。好。收。梢。多。分。  
是。青。樓。中。無。邊。孽。造。願。天。把。從。前。事。一。筆。兒。勾。消。成。  
全。我。楊。碧。憐。的。個。一。生。愛。好。

我聞得盧郎家中尚有大婦。雖說是色衰愛弛。究  
是他結髮夫妻。我若到他家裏。難免受其拘束。因  
此與盧郎商議。另覓一宅居住。

畫眉序。喜檀奴一語。不會拘。便事事。依奴計。較向青  
溪渡口。卜個香巢。此後遇著春秋佳日。與盧郎放棹  
借遊。那時間。認巢痕。依然是舊日。蘭橈換新妝。渾不

似當年蘇小。這正是柳枝畫入丹青稿。東風莫更輕  
搖。

中淨上。盧老爺已打發轎子來接。請姑娘上轎罷。

巨作對鏡整粧介

尾聲。丟作良家婦了。擲鏡介。這梳掠儘容草草。還把  
個蹙損的眉兒。留著等他描。

碧誓

但上奴家楊碧憐。自從前年跟了盧老爺。在他公  
館左近。覓了一宅居住。光陰似箭。忽忽已是三個



年頭且喜鶼鶼相依。兩情繾綣。那范媽媽也就常年在此作個隨身伏侍。這些時總算過得安閒自在的了。

北石榴花好一個風流美滿。鬱金堂共三春燕子樓。穩在雕梁。縱說是星明難與月爭光。郎恩原不淺。何必定糟糠。這幾日心緒不甯。夜來遂有所夢。這夢境太荒唐。這夢境太荒唐。恍此身重墮煙花障。那青溪九曲依稀在望。這時哭斷了九迴腸。哭斷了九迴腸。猛聽得晨雞唱。纔知道雙眠人在合歡牀。

因此起來。覺得身體倦怠。心跳心驚。前日盧郎買來一盆蘭花。其中開著一枝並蒂。不免前去賞玩。一回藉以消遣。作玩花介。喲。這花本是並蒂。爲何左邊一枝忽然枯萎。

寄生草分得瑤池種。玲瓏玉一雙。謝花神做就同心樣。正亭亭倩影相偎傍。怎一枝遽現曇花相。便是開的那一枝。也就欠精神了。彷彿是風前顧影。覺淒涼。引起我花前心事。增惆悵。

丑扮范媽媽上。壞了壞了。禍事來了。連我的新名





詞也來不及支配了。旦范媽媽你爲何在此大驚  
小怪。丑適纔跟盧老爺的小廝來說。今早盧老爺  
打這邊回去。驟然得了暴病。十分沈重。打發轎子  
來接姑娘到那邊去。快些上轎去罷。旦驚介  
月雲高。兩年來形依影傍。只道是好歡娛。合同享驀  
地相如病。誰把文君諒。惟願千殃百病。百病千殃。都  
併向奴身降。保佑得個檀奴無恙。回頭見蘭花哭介  
我只愁並蒂先凋定。不祥不知他可有盧扁傳家的  
續命湯。

丑扶旦作乘輿介。下生病容上。

雁魚錦。猛然聞一病遽。顏唐瘦。詩魂禁不得。秋風漾  
多分。要收拾浮生幻相。假形骸。豈可常去來。今子細  
參詳。華筵總散場。把生死關頭。看似浮雲樣。祇愛河  
岸畔。未脫風流障。丑扶旦急上。驚壞了。苦紅粧。看肌  
膚銳減。已不似朝來樣。畢竟是何清恙。老爺呀。你千  
金軀。自已須將養。喜的是自解岐黃。不須覓海上奇  
方。祇要是搨紛唵。蠲煩想。自然是日漸康強。奴更爲  
你一炷清香禱藥王。淚介愁的是天生成苦命人。累



你生災害更有那妒嫉的雌黃口平空造短長(生)前  
生燒下斷頭香到歡娛正好天災降斷了鸞篋分了  
鴛鏡撇了紅顏醒了黃梁我想你此後呀孤淒淒誰  
依誰傍須想著後來結果莫但記前盟息壤這便是  
我臨別贈言你就此回去罷累得你落花還向空中  
颺我已算紫果萍因了一場(旦)這不過年災月晦怎  
說得傷心恁樣奴想這兩年間侍奉巾櫛百般無狀  
原指望白首相依報郎恩此後日方長設或有甚意  
外呀(天)哭介奴惟有癡魂先向黃泉等留一個並肩

小像築一個雙塚鴛鴦好教人知道青樓滾滾桃花  
浪也出個九烈三貞的窈窕娘(丑)作鬼臉吐舌介(扶)  
(旦)下(生)回頭想兩年中煖玉温香此別竟茫茫祇贖  
了病骨支離紅淚淋浪但是他這般志氣真算難得  
不枉了嚙臂盟生死人兒兩終博得紙錢灰雙飛蝴  
蝶黃可是出衷腸可是出衷腸要知道千古艱難惟  
一死息媯終換楚宮妝(扶)下

碧歸

(丑)扶(旦)愁容上前日在盧老爺公館裏看他病勢





沈重已是凶多吉少。倘然有個短長。叫奴怎生是好呀。

琥珀貓兒墜命兒。恁苦到處犯孤虛。剛得個雙飛雙宿。兩年餘怕又要駭浪衝開。比目魚何辜。難道這憔悴紅顏還遭天妒。

淨扮老僕上自家盧府管家便是。昨夜三更老爺已是歸天去了。頃奉主母之命來此傳話。不免逕

入。入見旦介。老爺已經亡故了。巨驚慟介。

黑麻令我與你形俱影俱。更喜得心孚意孚。只指望



朝娛夕娛。怎知道併命頻伽。竟做了鸞孤鳳孤。又沒箇鶯雛燕雛。安用這愁軀病軀。撞跌介。奴只要身在郎邊。那管他人途鬼途。

丑扶起介。淨剛纔太太吩咐說。這位姑娘雖跟了老爺兩年。卻沒有身契。名分未正。算不得盧家的人。現在也不必到那邊去穿孝。將來或去或留。聽這邊自便。以後也不來過問了。淨下。目。

五般宜我此身久已嫁秋胡。怎不許羅敷有夫論恩情。伉儷也難如早已是誓海盟山。那裏要鸞牋鴛譜。

這是那河東大婦到今日阿還喫着三升醃醋丑盧家太太既如此說姑娘也不必太獸了便做個從死的虞姬還恐這烈碑坊無處豎

旦你這話也是但是我與盧老爺要好一場這心中如何過得去

粉蝶兒天乎天乎不是我楊碧憐初心頓負待要做金谷園中古綠珠爭奈他那邊的人阿冷心腸閒言語還道奴是風中飛絮老爺呀你地下有知定當相諒只好是到來生重續歡娛再不然夢相逢從頭泣



訴

丑我想盧老爺已死他家又不來照應住在此地舉目無親不如且回淮城再作計較旦你這話也不差你便與我雇隻船就在這幾天收拾收拾回去罷到上船的時節我還要到盧老爺靈前拜別以盡我心俱下

場上設素幔靈牌丑扶旦哭上

絳都春序縹帷開處誰信這七尺長眠竟是奴畫眉夫婿哭拜介可知你枕畔人兒朝朝血淚啼紅筋你



夜臺寂寞憑誰語。怎不與薄命人。驂鸞並去。便是奴  
此番回去呀。這魂兒終繞著殯宮煙樹。到他年還須  
把一盃麥飯澆君墓土。

〔丑背語介〕你看姑娘雖是二十多歲的人。顏色卻  
一點未衰。更穿上這身衣服。便是那戲上唱小上  
墳的。總沒有他好看。

菊花新。你看他輕盈。縞素淚模糊。映著這花樣。麗兒  
雪樣膚。分明是新寡卓家妹。倘若是受祭的陰魂。看  
見他這箇樣兒。還不知死廬全魂銷幾許。



轉立介。船上人候久了。請姑娘上船罷。扶旦下。雜  
扮舟子搖櫓。旦丑隨上。丑這幾天好順風。前面已  
到二鋪鎮。是淮城地面了。〔旦〕我想當年劉澤清建  
節淮上。有個愛妾冬兒。擅專房之寵。後來澤清死  
後。冬兒流落不偶。那婁東老祭酒代他做了一首  
臨淮老妓行。至今膾炙人口。我楊碧憐的遭際也  
與冬兒相似。可惜沒有人代我歌詠一番。說些奴  
的苦處。〔丑〕那冬兒肯冒險入都。探訪太子兩王蹤  
跡。要算赤心報主的人了。〔旦〕不語介。雜到了淮城

請上岸罷

南僥僥令欲作棲梧鳳終成斷尾鳧問蒼蒼何苦將人誤但不知此後阿又怎生發付奴

旦下丑姑娘是上岸回家去了我想他自從跟了盧老爺那要好的光景真是世上少有及至聞得盧老爺有病也還十分著急到了公館裏與盧老爺說的話更是皎日秋霜錚錚大節前日初聞凶信也還尋死覓活的鬧了一陣後來聽說他家不認他作妾那從死的話也就借此收帆轉舵了我



便趁此勸他回家他也就欣然應允此後到得家中哥哥嫂嫂說說勸勸再過一年半載怕不又是個人家的人麼我在南京釣魚巷裏學了幾句新名詞因此悟得一種道理大凡良戶人家婦女看著與人睡覺是一件非常特別的大事所以對著丈夫感情極厚至於外間做妓女的今日陪你睡睡明日陪他睡睡覺得這睡覺也不過是件普通的常事比著喫頓番菜跑趟馬車也差不多沒有甚麼奇異到後來跟了人那所跟的人也不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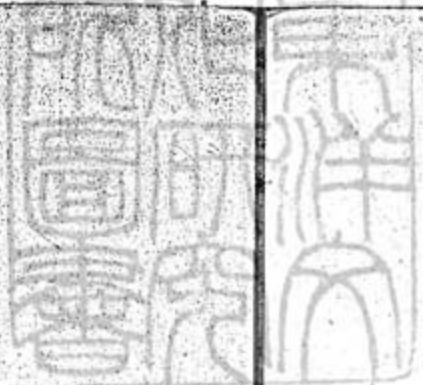
與他睡覺究竟還在普通的部分。沒有弄到特別的界綫裏去。因此看著他。也與往常嫖客是同等。的資格。你想怎麼會有感情。跟的人尙且如此。至於在窰子裏接客。更是沒相干了。記得往年那個秦老爺曾問過姑娘。與那個客人最爲要好。姑娘說。總是雅雅烏。這算是他的一句本心話。要知道天下做妓女的。無論已從良未從良。總奉著這雅雅烏三字爲無上神奇妙訣。只可憐那些嫖客阿。尾聲揮得黃金如糞土。爭風喫醋氣吁吁。說到究竟只

落得個枕上衾邊雅雅烏下。

哀樂中年兩鬢霜 舊游回首總淒涼

藉他兒女啁啾語 逸氣聊舒王世將





--	--	--	--	--	--	--	--	--	--	--



